

書名 群書考索續集
五十六卷 正
德十三年建陽
劉氏慎獨書齋
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卷二十五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編號 C5930500

彩色首頁1

卷二十五



群書考索卷之一

經籍題

河圖洛書圖者圖
寫其像

河圖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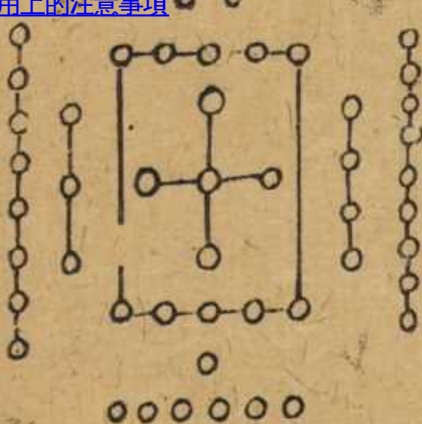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考索續集五十六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集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續集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五地數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
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也

群書考索卷二十五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禮樂門

禮樂

總論禮樂

仁者天性也義者天情也人而不仁血氣之性也人而不義利欲之情也人惟有血氣利欲以亂其天性天情故聖人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反其不仁不義之習而復之仁義之真於以承天順地報本反始誠之至也於以敬親尊君友于閨門悌于鄉黨百慮無邪無體之禮也歡心各得無聲之樂也然無本不立無文不行遵情性復仁義者禮樂之本也玉帛牲幣鐘鼓管絃者禮樂之文也典謨二禮所紀本與文並行歷代諸史所志類皆器數之末所謂六者容或知之猶未詳也今也考

論語志始末亦止及乎文之大畧而已細而節目別有司存大而本原以俟君子

夫子志四代禮樂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夫韶舞形容韶堯之意也周謂之大韶漢謂之文始唐謂之九功宋謂之元德升聞雖歷代取天下之異名作樂以取其功而韶舞大意至今猶存漢自武帝用寅正歷代相承雖取五行更生之義以為服色旗幟之尚而夏時終不可易也殷輅大輅也周謂之玉輅見書秦謂之金根殷有山車之瑞故車名乘根秦改為金根漢謂之乘輿歷代乘之以備朝祭之儀周冕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纁十有二就玉笋朱紕衮衣十有三章歷代服之以為朝祭之服夫子舉四代禮樂以告顏淵既為當時僭禮樂者之戒且為萬世不可易之制也然衮冕之外所謂大裘冕無旒以祀天與其諸餘冕自秦漢發之而不用大輅之外所謂大駕鹵簿為車八十一乘自秦漢增之而益漢儒正朔之辨未必祖夏時舊樂舞倍八佾之數未必似舜韶天子

不得其往者後世為侈心所奪也然則歷代猶存韶舞夏時殷輅周冕之大意者何歟大道所在歷萬世猶一日也

史記集經子為禮樂畫

虞周之時夷夔之所分典大宗伯大司樂之所職掌見於書禮之所述者即禮樂書志也春秋以來諸侯越禮而去其籍大夫僭樂而歌雍以徹六經方作輒燔於秦秦之所謂禮樂集六國以為侈志於尊君抑臣而已漢因秦舊叔孫之禮藏於禮官法家又復不傳制氏竇氏之樂有司止能記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夫如是安得有本書哉太史公作禮書畧述秦漢與建元因革之樂而乃足之以經子之禮論其樂書畧存高祖武帝所自為歌詩而乃足之以六經之樂記樂記出於魯庵中河間獻王獻之自班馬而降東漢六朝隋唐迄于宋朝正史皆有禮樂志次第相承前後相襲止叙五禮六樂之舊文與夫輿服音律之舊式迭參旁究時有因革初無大異特作史者姑掇拾以備諸志之一耳未必當時盡施用此禮此樂也史通譏切諸史志類互見其以是歟詳見于諸志如

董仲舒劉向漢大儒也其論禮樂教化必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又曰興辟雍設庠序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而已班固志禮樂之始也歷序武帝成帝不克用二子之原而終也嘉歎光武首立明堂辟雍顯宗躬行宗祀養老之事且謂威儀雖美而禮樂未具由庠序未設之故夫固與舒向論禮樂之原皆歸之庠序之教何也蓋舜命夔典樂教胥子周以六司樂治學政凡直寬剛簡祗庸孝友之德歌詠聲音諷誦言語之節與夫干戈羽籥射鄉享之儀上自朝廷下及黨遂皆有學以教之於是童而習之至于老死踐而行之不厭不倦者皆學校之功也夫人安得不為士君子之歸而禮樂達于天下矣周衰禮廢樂缺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子夏見紛華聞夫子之道二者心戰不能自決而况庸下漸漬於失教被服以成俗乎此太史公所以發歎也秦滅先代之教而漢置博士弟子員所致力皆以利祿之路誘之詳見藝文志雖曰設太學致辟雍所養所教之科

其矣此班固所以歎建武永平之威儀雖美而禮樂猶未具也東漢太學諸生迭相標致激成黨錮之患唐制由學舍之選者謂之生徒者未免乎科舉之累宋朝因唐制以取士自京師至州邑皆有學而禮樂之壞反自學校始由所習者皆場屋之文也禮義之地既為利祿所染禮闈貢舉又為刑名所禁欲以是為禮樂教化之原難矣

歐陽志論禮樂與刑政為二

禮樂為國之根本刑政為國之輔助也歐公之志謂治出於一則朝廷里閭若憂動作衣服飲食之間朝夕從事乎禮樂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治出於二則所急者簿書獄訟兵食而已故事物名數皆有司之事措紳大夫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終身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而被其化乎嗚呼歐陽可謂知禮樂之本矣然猶歷述隋唐之所承變正觀開元之所託者與夫元和新儀曲臺新禮者於以見其文而意不存也故凡有唐五禮之次第六樂之名纖悉備載猶未免效諸史之尤者豈以存諸一代之正史猶勝於藏之理官與律令同科歟

禮樂以成教化

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制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折為二兵刑之官合為一詳畧可見

禮書鍾律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呂短長聲音清濁學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頃嘗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詩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

注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未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大意者切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其闕興起廢墜垂之末又惟士知實學具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

禮

禮總序

諸史禮志多按虞書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為次第然伯夷所典三禮即天地人是也蓋有天地而後有人有祖考而後有身故人之心必先敬乎神祇而身之居必先營乎寢廟下而匹士莫不皆然而况於天子之尊王公之貴乎今所編以自郊廟始而後及於朝廷卿黨樂以三禮為宗所謂五禮皆在其中矣若夫歷代三禮圖其詳已見藝文志抄禮類所謂細而節目者也既有司存不復按圖而為之辨

歷代禮

四代各垂法而禮獨不著於象魏四官各有司而禮獨名以宗伯六官各有職而其書獨謂之周禮禮之為用大矣哉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藏

之人心著之天下不可以一官名不可以一事著蓋無一而非禮也三禮之典五禮三庸在唐虞尚矣夏商以來文獻不足至于成周經制大備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為之制曲為之防至纖悉也故魯用周禮識者謂以其為未可動情未能周禮詩人謂以固其國夫何後世不知此哉叔孫通定漢儀公孫秦典不能致魯兩生固不足恨恠切通所制禮書凡二十篇所制刑書凡十八篇於刑為詳於禮為畧彼所職何事而願為此耶大抵漢人輕禮重刑定律以丞相而主禮則以奉常刑書藏之埋官而禮書亦錄於埋官其輕重之心於此可見通之為此也意其有所觀望而為之也丘蒼所記徒顯學校之闕曹褒所定反雜讖緯之言習儀禮者徒善為客談曲禮者指為狗曲彼將視禮為何物而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亦徒為之嘆息焉耳在漢則然則夫黃初之歲定朝儀太始之削除華繆梁之裁成大典隋之著為五禮亦有不足論也唐之太宗慨慕古典周禮之書奉奉於乙夜之讀而約之以禮有魏存焉而房杜諸人以河汾一流孤樓樂之問汗浹無對使一代之

為關文雖曰正觀禮書凡一百三十八篇要之皆元於所定未竟為之也于後有顯慶禮有開元禮有郊祀錄禮同新儀曲臺新禮為之野者不知何人而聚訟之叢亦徒自為同異而已嘗觀唐有孫昌胤者發憤行冠禮薦笏外庭而為曳笏却立者所笑天下不少非鄭尹不快孫子焉為乎其冠禮也而唐人不能知何有於三千三百之儀焉朝宗工鉅儒講明禮學三禮圖已進於聶崇義矣而祥道禮書思參焉開寶通嘗既上於劉溫叟矣而禮多遜之義亦兼取焉分門禮選作於邢昂禮閣新篇作於王暉大常新禮慶曆禮儀作於賈昌朝宜詳而詳則歐陽等參稽歷代因革可也宜畧而畧則沈括等獨上明堂祫享禮可也雖然此特其文耳文不足以盡禮或者觀之所施焉郊祀廢典也而行於建隆籍田曠儀也而行於端拱明堂亦希闕之學也而行於皇祐朝會有禮以千五條彈其大儀婚姻有禮而以五禮存其名數皇乎哉掃漢唐之舊儀而去成周之成法於茲可見矣記曰禮儀威儀待人而行誠非虛言哉

叔孫通為漢制禮雜以秦儀其說以為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又而
 古先聖王之制非所以施之於後卒使漢家之禮法廢不立品三無章
 郊祀建而殿於天地分合之異宗廟立而疑於昭穆迭毀之說不字推
 奉常之制明道導玉帶之圖上下相承風俗侈靡其所著為漢書儀者
 又與律令同錄而藏於理官非復視以為禮豈能有美教民定民志哉
 且漢以古人之俗不同而時措之宜不得不然耶韓延壽守潁川一旦
 變告許之民而為禮樂之教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百姓
 遵承其制可古人之禮可行於一郡而不可行於天下歟高祖尊
 初示還他務然猶有可議者賈生論經制於孝文王吉明王制於
 此時而不為定終不可以及三代之禮也其後曹褒議定漢禮書
 以叔孫通續儀合以此制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三廢乃雜以五
 新撰以天子庶人制凡百五十篇不數月而奏之其美百五十
 斷以一人之見成於數月之間而雜以歲祀之言蓋不待見其

知事於終而不結於古夫命去古既遠而古禮之存於世者無幾
 傳議而復之今日可乎甚卒不可行於後世乎

郊祀分合不同

分祭合祭先儒辨之詳矣蓋合祭本之開元禮宋朝因之一祖三宗
 太宗仁合祭天地于圓丘惟真宗中祭于大山雖立合祭于圓丘
 神宗哲宗末中徽宗初年皆祀天而下及祀地豈合祭當天地之心而
 分祭不合於禮乎蓋古者一陽生而祀天一陰生而祀地皆一歲而再
 歲事務誠尚質事後簡易不厭其為數也後世誠質不足而虛文有餘
 三歲合祭既為數息而况於六年分祭其為疏怠抑又甚矣是知分祭
 固當如禮當如古者一歲再舉詳於正祀畧於虛文可也不然三年一
 郊必欲如後世之侈費不如合祭乃其宜耳

郊祭疏數不同

大舜歲周方嶽所至柴望周以冬夏至之日分祭天地質勝文也漢高
 以常三年一郊見前漢志至武帝遂為定制大駕鹵簿皆用秦儀文勝質

矣宋太祖太宗皆三年一郊惟太宗雍熙之元止淳化之四凡八年而後郊以星變也特南郊而星見宰相以問杜鎬鎬曰當祭日食猶真宗初年末年皆循常典惟中年以天書降東封西祀而後恭謝天地圜丘合祭之禮遂暫廢皆王丁諸臣以偽而亂常也仁宗四十二年非郊則明堂郊九明二裕祭祀恭兼取郊以配天明堂以祀上帝之義遇災變則恭謝於內殿亦合春秋不郊之意慶曆諸臣之力也英宗五年止於一郊其間惟濮議是講是寃神宗將郊而河東王安石以為大祀不可廢於是末年祭天圜丘而地祇不與宗祀明堂而餘祀悉罷皆非也熙豐大臣為得逃其責宣仁用慶曆故事則合祭哲宗用元豐故事則分祭其是不齊可知矣徽宗即位十二年始合祀地祇於是圜丘方澤明堂頓年蕪事始也疏終也數王蔡之罪也是知人主職論一相必得其人三才安常百祥俱正苟非其人不徒人事不經而天地常祀亦從而變更矣人主之職不於此而致謹哉

後郊為明堂配享不同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禮之常也核郊為明堂天地合祭祖宗並配此禮之變也仁宗皇祐二年之詔曰明堂前並用鄭康成王肅義說兼祭昊天上帝已為變禮祖宗三歲一郊即遍祭天地而百神不從祀明堂正當三歲親郊之期今移郊為明堂宜合祭昊天上帝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享獻其日月河海諸神從祀悉如圜丘之儀遂以是年九月辛亥大享明堂嘉祐七年復以是月大享仁宗可謂過禮之變矣神宗凡再享明堂初享尤循皇祐舊規惟末年大享用新樂上以英宗配上帝而餘祀悉罷仁達乎禮之常曾不知移郊為明堂三歲一歲事大地百神皆不及祀而止祀上帝祖宗功德皆不以配而止於親禰其可乎是時王珪相蔡確至崇觀間冬祀圜丘夏祭方澤歲享明堂月班正朔制度宏博煩文屢舉一歲再祭濫恩頓行天下不勝其弊而靖康之變作皆由常變兩失之也太祖初立四廟高曾祖考也郊祀則以考宣祖配太宗則以宣宗並配猶漢家尊宗高祖孝文孝武也神宗元豐中詔享明堂止以英

考索續卷二十五

禮部

六

宗祀宗祖仁祖神祖未祀不祀又詔自翼祖至于哲宗建為九廟而祀者蓋優又類西漢之未盡獲毀廟也餘見後太廟二議說

郊立明堂制度不同
於郊必謂之郊掃地而祭帝用藁秸器尚陶匏聖人之意若曰天地大德備天下之物無足以稱之必尚質素乃足以示報本之意云耳不然過為繁縟祇所以為瀆也自漢泰時有柴壇八觚其制雖非掃地之舊而後園立方澤皆有常度未為侈也其侈大不度則在乎千乘萬鎰繁文縟典而已惟明堂之制漢武帝汶上之圖出於方士唐武后神言之號京於伎戶其侈大異乎園立方澤之為矣按薛綜注東京賦曰於此頒教則曰明堂大合樂享射則曰辟雍司曆紀候氣則曰靈臺又按蔡邕論曰明堂即清廟也取其宇祀則曰太室取其四門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又按唐顏師古議曰周明堂即路寢也四面可居殿門則是天子之常居也其青陽總章明堂太室及左右商又與月令四時之次相同或曰在國之陽或曰在國近郊始於孝經之傳大戴之說漢武有懷朔造廟方士之秘託故後人之侈心也

以之祀天頌故皆可也何必他求哉徽宗政和五年詔建明堂於丙巳地至十年而始成其為侈大可知矣此皆蔡京變亂宋朝之家法也夫明堂所以感通神人帝堯土階文王茅屋斯亦足矣知其不然汶圖三層神宮萬象猶無益也

郊立明堂儀數不同

宋朝循唐制禁衛五重一親民官二天武官三御龍官箭直四御龍官車駕行幸其祀則前驅清道外設仗衛如殿中儀至於南郊亦循唐制命五使宰相大禮使學士禮儀使太常卿尚書使御太祖次郊始用繡衣因簿鑿輅行至闕門則行勅箭勅契之禮真宗行幸肆祀所至皆然夫既移郊為明堂明堂又在路寢則郊與明堂儀數有不同者特存內外之間耳其所以同者曰齊戒曰陳設曰省牲器曰奠玉帛曰進饋食也祀畢則百官之賞典六軍之賜賚亦無不同也然則郊與明堂其大費既同則禁衛乃內外之常儀而勅箭勅契示出入敬謹之意云耳

後郊為明堂非為是也熙寧中以勘箭為胡法而去之崇觀微行實兆於此元豐間太常玉輅舍其舊而新之工巧殊常珠玉極備元旦將陳於太慶殿忽臺屋墜木而碎之於是復乘舊輅紹聖間金明池龍舟亦舍舊而別制工麗有加於前是日臨幸大風晦冥池水盡波竟不能移跬步遂不復御乃知變更制度至于舟輿極矣天之示仁愛之戒亦昭昭矣大禮必簡能循祖宗之舊斯亦足矣何必更為哉宋朝郊祭用冬辛酉京而郊用夏四月太宗末年以許王故用春正月皆非常與至大享明堂悉用九月上幸

封禪郊立明堂之意不同

封禪之君七十二君行之久矣於秦漢乎何尤蓋古者封禪猶郊祀明堂示不忘本也自秦皇肆祀求仙而漢武慕黃帝祭封不死之說於是泥金檢玉祕祀莫宣與郊祀明堂之意異矣宋太宗將有事泰山遇災而止敬之至也真宗封禪忘在阻獷夷之暴安吾民之生仁之發也與秦漢侈心不可同年而語也夫日月星辰陰陽五行之精英體者於地象成於天下有庶民則上有繁星上有五星列宿則下有賢人君子帝

王之尊配德天極王侯輔弼亦應三公五諸侯此人之所以與天地鼎立為三才者形體精氣實相貫通也秦皇漢武不自知其身之尊猶天極然而登封降禪外求神仙不老之術是豈知麗乎形數者天地猶有晦明日月尤有盈昃而況於人乎人之形數雖有終窮而實未嘗終窮者其精英變化猶秋冬欽藏而春夏復榮也知乎此則居易以俟命即神仙也何必外求哉

天地神祇位號不同

經言蒼天昊天上天者取四時之氣言之也曰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者以五方之色言之也自緯書出於漢鄭氏遂以青帝為靈威仰赤帝亦白怒黃帝合樞紐白帝白招黑帝叶光紀又為六天之說以昊天上帝為北辰耀鬼寶而五帝皆屬於太微於是唐天寶中尊崇道教天帝皆有位號未幾而范陽之變起宋朝政和中上玉皇后土尊號其曰關天奉符御曆含真體道玉皇上帝地日承天效法厚德元天后土皇地祇未幾而靖康之變作乃知天地之大德本不可名而况以尊號瀆之乎雖然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

于山川遍于群神者毋不敬也祀典之不可廢者毋不舉也祭固不可
以數而煩亦不可以疏而怠也

秦時南北郊議論不同

漢武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人皆以為非成帝從康衡之議而復南
北郊人皆以為是然秦時罷祀大風壞竹宮後時中大亦以有數帝以
問劉向向言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感應非苟營也又言陳寶
宋光直祠之祥自秦至漢興不廢皆祖宗與賢臣所共定至尊至重難
以疑說正也夫衡向皆儒者而所言之異如此果孰是孰非也蓋神明
無往不在初無彼此之間敬心存焉不以侈設禮智可也古者聖人不
輕創亦不輕改者有其舉之不可廢也所可廢者如後世所謂淫祠也
如其至尊至重當如劉向之言不必過於異論

六宗解釋不同

六宗者曰為陽宗月為陰宗五星五行之宗辰次列宿之宗也平辰次
之宗北辰衆星之宗也既既頌上帝則六宗其可以不謹祀乎如昔者

六宗皆天也故又謂之天宗山川群神皆地也故曰地祇歸格于天

用特告祖廟也是天神地祇人鬼皆可得而禮也然六宗之說數十家

或主祭法以為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

雩宗祭水旱韋昭以為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中取其六而言

之非也昭於是取地數六之說以杜稷等祀是也不知社稷之外以何

祀是之而為六乎又望于山川得非地乎遍於群神社稷豈不與乎顏

師古於是主乾坤六子之說是八方亦遺其二也

注或主三昭三稷之說以去而告廟歸而格祖也魯不知去而告然後

類于上帝可也不應先類而後告也然則漢唐諸儒不知其幾人而六

宗之說不及日月星辰斗極何也蓋古者合而言之曰天分而言之曰

帝

類者各因其方

帝之色而祭之也合而言之曰星辰分而言之曰北辰北斗五星列宿

十二辰也自鄭康成釋經見唐志又以北極太乙紫微為昊天上帝而

又以五帝為太乙之位故後世儒者不復列北辰為衆星之宗也夫子

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愚敢以聖言為證元魏禮志以六宗為六天之神亦尚鄭氏六天之說也

太乙九宮貴神

泰郊四時禮八神齊地漢初祠黑帝蚩尤靈星又以梁巫祠天地晉巫祀五帝泰巫祠社荆巫祠司命文昌第四星祭法七祀九天巫祠九天鈞天蒼天昊天高天成天昊天赤天炎天陽天是也夫司命靈星蚩尤皆天星也皆有祠焉而况於北辰天極之尊乎漢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也即第二星也旁三星三公也武帝時或曰五帝太乙之佐也公孫卿符以黃帝登仙之事遂其太乙祠壇即此是也北魏志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朝謂之太乙宮然皆與原廟隣者唐祖玄元宋朝祖黃帝聖祖之像存焉故祖宗神御皆奉安於此也此雖出於方士而天極一星昭昭也唐天寶中又用田同秀之言而立九宮祠者按黃帝九宮經其神太乙即天極一星也又其神曰攝提曰軒轅曰招搖曰天符曰青龍曰咸池曰太陰曰太乙多北斗左右前後之星所謂貴神也又曰其星天蓬天

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英者今術家類能言之與天文志雖有異同凡曰天星不可誣也如司命司中之類歷代以為常祀尊而敬之可也狎而瀆之不可也鄭康成以北辰為耀鬼寶新唐志所以非之者以其名不經且近乎瀆非所以尊天也

天下宮觀祠祀

宋太宗作崇政殿祠太乙宮得封泰山以文明殿災而止於是終太宗之世無所作為仁宗作受命寶建太乙而玉清昭應宮災文德殿成而是夜禁中火於是四十二年惟災異之聞而無大工役真宗作玉清鴻慶景福宮建天慶元符會靈太極祥源觀皆起於天書之瑞徽宗建帝鼎寶錄萬壽宮改大覺真仙寺院悉為宮觀皆起於豐亨豫大之說善乎李公沆之為相日奏四方災異蓋慮宮室禱祠之事興也不然則木征降而致靈州之敗王方獵擒而致女真之師童外寧必有內憂又非止宮室禱祠之事而已人主其可頃刻忘儆戒之意乎

太社太稷

豐 卷六 月

天子有太社祀用仲春上戊戌屬土也社至用石壇方五丈諸侯半之
土數五則土宜五尺雉陰之二數宜方二尺方其下以象地體刻其上
以象物生理其半以根在土中本末均也至人間之社則各以其土之
所宜木所謂以松以栢以栗也社壇四方其土各隨其方之色惟中央
用黃而復通冑以黃土者象王者覆被四方也大社帝社也籍田三社
也以王為言別於諸侯也王社在籍田中載芟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
也稷壇在太社壇之西其黃與太社同而不備方色所以異於太社也
此唐神龍中韋叔夏引韓詩外傳言此制也於是准令用孟春吉亥祠
后土以勾龍配至開元中禮記神農於壇而以后稷配又按漢書郊祀
志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於是復立官稷所謂立漢社稷也以夏禹
配官社平水土也以后稷配官稷粒烝民也光武中興不立官稷唐以
來社稷為中祀天寶升為上祀祀用太牢然則社稷分合其義孰當愚
謂土爰稼穡其本一也社為九土之尊稷為五穀之長稷生於土分祭
合祭皆可也祭主乎誠而已誠苟不至分祭何益宋太祖糊名考太社

祝文文稱宋天子某大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讀之皇帝親統
如園立之儀仍奉卮跪奠可謂誠矣至矣唐故事見會要宋初事見魏
社太稷壇是則太社太稷分祭而人間之社則合祭而為一耳祭法曰
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與韋叔夏之言異而意同

籍田先農

宋朝太宗親耕帝籍仁宗祀神農于壇乃就耕位則知籍田之中有王
社明矣祀先農於王社則正月吉亥者上辛祈穀于上帝亥後於辛
三日即於是日親耕也唐開元中上封事者言月令八月日月會于壽
星為列宿之長請每至八月社日祀壽星于太社壇遂設壇並祭角亢
七宿又升日月五星為大祀列宿為中祀天子皆申拜禮唐舊儀社立
靈星即壽星次也夫耕籍田祀先農先蠶不失為重本之意能如漢文帝有蠶
租之實則又勝於開元之虛文能如東漢馬后之躬儉練衣則親蠶之
義在其中矣

臘蜡五祀

宋朝火德王火庫在戌故建隆初即以戌日為臘而蜡百神祀社稷事

宗廟同用戊日今春秋二社乃用上戊者何也蓋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者乃十二月臘享也與春秋二社正祀不同唐以土德王故臘享用辰土庫在辰故也五祀者戶竈中霽門行也春屬木木為肝月令則曰祭先脾夏屬火火為心月令則曰祭先肝中央土土為脾月令則曰祭先心秋屬金金為肺月令則曰祭先肝惟冬屬水祭先腎之言相同其他所屬皆相違何也

風伯雨師霽師

唐天寶以前風伯雨師為小祀天寶四載升為中祀五載又祀雷師與雨師同壇共牲別置祭器仍令諸郡置風伯壇於社壇之東雨師壇於社壇之西各稍北三數十步其壇卑小於社祀風伯用立春後丑丑日箕星次也祀雨師用立夏後申申近畢星次也天子申拜禮別撰樂章今州縣祀與亦然蓋因唐制也又開元中有興慶池龍壇正元中祭五龍壇元和申孟夏行雩禮遂幸興慶宮祠龍堂隨有感應蓋龍致雷雨皆神物也今所在皆然

瀆山川

武王伐紂所過各山大川禘周王而自名唐武德親祠華嶽舊儀上祝版御名北面再拜謹遣證聖間有司言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於禮有再拜之儀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禮正元中裴堪奏禮記云非其臣則各拜鄭康成注云不臣人之臣也星長嶽瀆是天也之後官人君不得而臣之也故開元禮祭嶽瀆禮文皇帝稱名又云謹遣於義有必拜之文遂復申拜禮然舊禮因郊祀望祭嶽瀆天寶始有遣使祈福之祀至德中加號東嶽天齊王西嶽金天王中嶽中天王及諸嶽瀆主公之號宋朝復加天齊王為帝是五帝天地人皆有之矣

每歲常祀

九朝事畧帝紀所載惟郊立明堂封禪親享太廟親耕帝籍初置諸官觀乃特書如每歲正月上辛祈穀于園立又祀感生帝立春日記青帝於東郊祭東方嶽瀆海鎮之類四時凡七十二祀並不書者皆有司行之非天子親舉大禮也考之唐會要亦然正元中太常卿齊抗奏每年

大小中祀凡七十其四立二分二至臘祭其用一辛古亥者蓋謂節氣也其後寅後申後亥後丑等日蓋謂星次也氣行有時星位有次合或定用日或用辰不可改移宜依舊制其有別禱祭即是太卜擇日遂為故典又按宋漢禮儀志注正月上辛祀南郊注引尚書丁巳用牲于郊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接事昊天之日然則古今所用以祀神之日皆有據也今所論者皆一代體大事重者也如其備文而不親者皆畧焉

群書考索卷二十五

續集



